



老年大学

“今天是星期二，又要去老年大学上二胡课了！”我兴奋地床上跃起，刷牙、洗脸……有条不紊地做好了该做的事。瞧这手脚的利索、动作的敏捷，哪有“奔七十”老人的痕迹，甚至不输那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早饭后八点左右，我背起了长长的琴盒，快步地从五楼走下，骑自行车，驶向地处原周家弄内的奉贤区老年大学，去实践我的“二胡梦”。

说起我的“二胡梦”，记忆又回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被停课，学生不学习，教师不授业，无所适从的同学们纷纷组织起了革命文艺小分队，上街下乡宣传革命思想。那时，我们的“东方红小分队”排演了震撼人心的朗诵剧《收租院》，主胡朱国祥拉的一曲《江河水》如泣如诉，悲愤的曲调催人泪下。从那时起，我对二胡有了好感，也学着拉起来。后来，就是插队落户，再后来，“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一切都自主地跟着历史潮流行走，那时的我们犹如身在漩涡，谋生存、学知识、拼事业，漫长而艰辛，筋疲力尽，我心中的“二胡梦”也早已烟消云散。

岁月如流水。不知不觉，我也变成了老年人。侍奉了多年的老母亲终究还是离我而去了，这令我内心又平添了几分伤感和孤独。时间在一天天过

琴声圆梦想

去，可人总是要为某些追求而活着的，退休也是人生新生活的开始啊！我决定重拾琴艺，圆自己的“二胡梦”。

2009年秋，我来到了区老年大学二胡班，拜师马嘉华先生。五十多岁的马老师自幼习琴，后又任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二胡，是原区沪剧团的主胡，现在区文化馆任教。他演奏二胡，流连的长弓婉转顿挫，力度饱满，出音干净的短弓，加上许多润色技法，使得整曲如人声吟唱，声声感人，让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情不自禁地连呼：“好听得、好听得，百听不厌！”马老师耐心地教我们老年学生如何持琴、持弓、运弓、触弦，一遍又一遍。他讲课幽默、风趣、生动，为了让我们尽快掌握比较复杂的演奏动作，比如拉快弓，就让我们去联想拿扇子“扇火炉”的动作，体会手腕的调节作用。

几年来，在马老师的辛勤指导下，我们学习了二胡的六种定调以及各种弓法技巧和指法技巧的运用，如滑音、颤音、切音及里外弦变换技法，还学拉了各类曲目一百多首，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

其间，我还向王新生、朱祖德两位二胡老师求教。这三位老师各有特色的二胡风格，让我受益匪浅。去年秋天，我又参加了老年大学新开办的“民乐班”。在何畏之老师的严格训练下，

我深深感受到了民族乐器和谐配合的魅力，那丰富的音节和优美的旋律，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家人是我最早也最忠实的观众。丈夫帮我到处找琴谱、买CD；和儿子、儿媳妇聚会时，我总要拉上几曲，让他们也表扬表扬老妈；尤其是我那聪明可爱的小孙女，每次都情不自禁地给奶奶伴舞。二胡不仅让我晚年幸福，也给全家带来和谐与欢笑。

让我感动的是，育秀一居居委会十分关注我这位民建会员，经常与我沟通交流小区工作。去年“三八”妇女节、重阳节和迎春联欢会上，支部书记缪爱华请我参加演出二胡节目。尽管琴技不高，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地为小区居民拉起了《良宵》、《赛马》、《花好月圆》、《回娘家》等二胡曲。二胡又让我实现了继续为社会奉献余热的梦想！

更让我激动的是，老年大学民乐队举办了“送乐下乡”。今年5月16日，民乐队的20位老同志驱车来到胡桥迎龙村和三桥村，为村里的老年人带去了丰富多彩的民乐节目、小品、沪剧等。当我们在演奏电影音乐联奏中的《洪湖水，浪打浪》时，台下的老年观众也跟着乐声一起哼唱起来。那一张张如花儿怒放的笑脸，洋溢着多少快意、酣畅与喜悦。瞬间，我觉得浑身的血液在涌动……



幽谷清音 (中国画)

孙金国(64岁)作



隔代亲

我女儿在德国工作，已经结婚成家，生了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2岁。去年我到女儿家去帮她照顾小孩，累了累了点，但是我累并快乐着，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享受。

两个外孙女在托儿所里说德语，回家说中文，真是难为她们了。如果她们到托儿所去了，不在家，家里就安静得一点点声音也没有。如果她们在家，两个人一前一后，一搭一档，玩耍嬉戏，形影不离，家里三层楼面上上下下都充满了笑声、歌声。我经常在旁边看她们在一起玩耍，就好像看小品一样，常常叫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有时我也参加她们的游戏，比如捉迷藏、坐火车、办家家等等，快乐无比。我还常常陪她们到儿童乐园去玩，一路上，我们念童谣，唱儿歌，欢声笑语。一只蜗牛，一条蚯蚓，一草一

我的两个外孙女

木都是我们的话题。到了公园，她们就玩得更高兴了。

两个外孙女既调皮又乖巧，可爱极了，但是没想到她们还会教育我。一天早上我送她们到托儿所去，一路上歌声朗朗，笑语连连。走进托儿所就是更衣室，她们两不说话了，我却若无其事还在说笑。大的外孙女马上把食指竖在唇中边，轻轻地“嘘”了一声，说：“外婆，进了托儿所就不能大声说话了。”我一下子愣住了，连连点头，不再说话了。我退休前是个教师，大嗓门说话已经成了习惯，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懂的道理比我多。

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天我突然呛了一口气，咳嗽了几声，大的外孙女轻轻地说：“外婆，你咳嗽应该这样。”她把头歪到一边，捂着嘴低着头，很克制地轻轻咳了几下，声音

文 / 陈正青

分贝不知比我小了多少，小的外孙女也装模作样地轻轻咳嗽给我看。我又惭愧又开心。小家伙是我的文明小老师啊！

叫我惭愧的事情还有呢。那天外孙女与我一起做“办家家”的游戏，她们把积木当作饭和菜，装在一小塑料小盆子里，还在塑料小碗里放点水，说是汤，叫我“吃饭”。我非常有表情地说：“呀！那么好的饭菜，是你们做的吗？”她们说是的，高兴极了。我就端起塑料小盆小碗，很夸张地吧唧着嘴装作吃饭，又很夸张地发出“丝丝”的声音装作喝汤，连连说：“好吃好吃！”谁知两个外孙女互相望了一望，一起说：“外婆，你吃饭喝汤都不能发出声音的，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吃的。”她们争着给我做示范动作。

嗨！我彻底佩服她们了！

陪老母看病记

文 / 李动

道？郭医生告知，如是食道引起的话不及时切除会影响生命，但切除食道，病人就不能吃饭和说话了，只能躺在床上靠流质维持生命。”

这倒是一道两难的选择。哥不敢作主，打电话问我如何处理？我也不懂医学，便说还是让医生定吧，后果我们自己承担。

母亲还在手术台上昏迷着，医生等候家属回音，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最后，哥对郭医生说：“我就问你一句，假如是你的母亲，你如何决定？”郭医生凝神想了想，说：“如果是我的母亲，我还是选择保留食道，否则，活着也没有质量了。”哥泪眼朦胧地握着医

生的手，动情地说：“听你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请放心手术吧。”郭医生神情凝重地走进了手术室，望着郭医生穿白大褂的背影，哥真正感悟到医生是多么神圣的职业啊，他们是病人的救星，也是家属心中的上帝。

手术一直持续了六七个小时，至晚上8时才结束，听护士说手术做得很顺利。见医生和护士连续站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吃饭，心里既感激又感慨。

中午来接班陪母亲吊针，见郭医生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已是下午1点多了，还没吃午饭。办公桌上饭盒里的饭菜都凉了，他也顾不上加热，吃饭时，还有病人家属不断来询问，他心态极好，放下筷子耐心解释。

经过一周的精心护理，母亲恢复得很好。遇到好医生，真是病人的幸运和福气。我们哥俩的心也放下了。



快人快语

高科技这玩意

文 / 闫养民

也许是市场营销的威力，退休的老爸每天遛街时总会带回来一些花花绿绿的高科技产品宣传单。耳濡目染的，原先就比较赶时髦的老爸渐渐心动，家里隔段时间就会多出件正在流行的高科技玩意。不用说，肯定是老爸自掏腰包了。

先是买回来个笔记本电脑。鼓捣了几个月，我手把手教了老爸几十遍，老人家总算可以自如地上网玩“斗地主”了。老爸退休前就是个牌迷，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称心的牌友了，只要老爸想玩，不管啥时间打开电脑连上网，就会有天南地北的牌友和老爸切磋牌技。

接着买回来个外观典雅时尚的超薄DVD，兼容MP3。老爸戴上老花镜看了两页说明书，尝试着放了盘人家送的革命老歌DVD，后来发现还不如直接看电视轻松容易，老爸于是干脆把DVD摆在客厅当“花瓶”。后来DVD终于有了使用者，我上幼儿园的小外甥女放假来玩，也许是幼儿园看惯了，小家伙自己动手，放映一些猫捉老鼠的动画片自娱自乐。前些天，老爸不知听谁“教唆”，又买回来个苹果手机，我的天，将近万人民币呐，老爸也真下得了手。摆弄来摆弄去，老爸到底没能学会用苹果机上网玩“斗地主”，也许感觉还没有旧手机用着顺手，没过几天，老人家干脆将苹果机扔抽屉里了。小妹回家发现后喜不自禁，顺手牵羊并赏给老爸两个香吻。

在我的印象中，老爸的时尚前卫与生俱来。可老爸对高科技产品的迷恋只是叶公好龙，随心所欲。苦笑之余，我倒是觉得老爸喜欢高科技玩意，起码说明老爸心态年轻，还有进取心。只要老人家心里高兴，就算浪费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陪母亲去体检，检查结果是甲状腺有个结节，要求病人三个月后随访，开始也没重视，三个月后，母亲提出复查，为了使她放心，决定带她去九医复查。

翌晨，早早赶到医院，大厅里已是人山人海，只能安心排队，特意挂了外科主任郭医生的专家号。郭医生看罢B超报告，果断地说：“病人需要开刀，马上住院。”我感到有点突然，试探地问：“能否保守治疗，毕竟是80岁的老人了。”郭医生没有商量余地地说：“现在就住医院，需要马上手术。”

三天后，做完开刀前的各项检查，郭医生亲自主刀为母亲做手术。那天单位有事走不开，只能请哥来医院手术室前签字等候。会议期间突然接到哥来电，赶紧来到门外，听哥说：“医生说颈部的肿瘤已全部糜烂，且影响到食道，不知食道和甲状腺谁是元凶？问是否要切除食